

● 邓晓华 著

人类文化语言学

REN LEI WEN HUA YU YAN XUE





人类文化语言学

邓晓华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REN LEI
WEN HUA
YU YAN XUE

[闽]新登字 09 号

人类文化语言学

邓晓华 著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省三明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8.875 印张 2 插页 220 千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200 册

ISBN 7-5615-0683-0/H·52

定价:4.80 元

Foreward

I first met Deng Xiaohua when he was still a graduate student ; he came to see me when I was visiting Beijing University in 1985; We later met that same year in Wuhan where Mr Deng was studying with the late Yan Xuequn at Huazho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In 1990 I was in Fujian doing fieldwork on Min dialects; on a short stay at Xiamen University I was pleasantly surprised to find that Deng Xiaohua was teaching there in 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 At each of these encounters I have a vivid recollection of Deng Xiaohua's great enthusiasm for linguistics ; he was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new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I am happy to see that this interest of his has now borne fruit in a book on anthropological and cultural linguistics. Although I myself am not an

anthropologist . I have come to realize over the past twenty or so years how important it is to study language in its cultural and ethnic context. Too often language is viewed as a sort of abstract and self — contained system in which phonology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 become divorced from the very people and circumstances that molded it in the first place . In my own field of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such a view has led to a sort of malaise ; many feel that the old textually based approach to linguistic reconstruction seems pretty much to have run its course. I believe the way out of this impasse is to turn attention to real spoken language in its natural cultural milieu . In many ways it seems to me that Chinese linguistics is on the threshold of a new era in which the focus of attention will shift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old written texts to the coll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dialect field data . This is very exciting since the work has hardly begun and the possibilities seem almost limitless. Deng Xiaohua's book will, I hope, play a role in this new development . It is

broad and ambitious in its scope dealing with many issues that are important if we are to meet the challenge of a new era . My hope is that it will stimulate discussion about new and more fruitful ways to approach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Jerry Norman
June 29, 1993

严 序

学科搭桥,是新学科产生的源泉。研究文化或语言必须有跨学科的视野(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我们发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有不少学科都能和语言学搭桥,特别是文化和语言更能搭上关系,当前我们要想在学术上做出贡献,要想有所创造和发展,就必须建立新的交叉边缘学科。文化语言学这一新学科的出现,反映这方面的研究有所前进。

建立一门新学科,必然伴随着一大串概念的规定,只有这样才能为一门学科找到独特的领域和立足的根基。眼望着这满载概念、判断、推理、比较的科学语言之舟,向着逻辑真理的彼岸鼓起风帆,一路凯歌行进。晓华现在能够开路带着人走,而不是跟着人走,吾师罗常培先生晚年所专研的“语言与文化”之学,有所薪传了。

晓华是我的硕士研究生,曾发表过几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最近几年,他由于工作的需要,转向文化人类学研究,熟悉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本书把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很好的结合在一起,真正解决了一些语言文化史上的重要问题,使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本书对语言与文化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理论著作。语言学与人类学相结合,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这在国内是首创,代表了文化语言学研究的真正方向。

本书反映了当前语言学最新的发展,书中许多材料是作者实地调查收集的。不是观点和资料豆腐干式地拼排,而是自成体系、条理井然,适予阅读,故乐为之序。

严学宥

1990年8月14日

时年八十一于华中理工大学

李 序

邓晓华同志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严学窘教授的研究生，专攻音韵学、少数民族语言及汉语方言，也曾参加过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举办的音韵会研究班（我曾在该班上任过课）和全国方言学研究会举办的汉语方言研究班。他学习认真、刻苦，学习成绩优良，对传统的语言学科及新兴的语言科学都有较深的钻研，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科学研究的能力。近年来他发表的一些学术论文，显示了他在语言学领域中具有较为广泛的知识基础和较强的分析能力。

近年来，他由于教学和科研上的需要著力于文化语言学的研究。他写出的教材着重于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语言结构、变化以及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诸方面来研究语言为何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行为环境中运用其职能，力图建立一门新的开拓性的学科——文化语言学。他的研究较为深入细致，能够综合运用语言学及人类学各方面的材料来构建一门新的学科，这种努力值得支持和鼓励，其研究成果应能及早公诸于世。他将于近期中对其研究成果作较为全面的论述，籍以完成此一有价值的理论著作。我对他的治学过程及研究成绩有所了解，故不揣冒昧给予推荐，籍使有能力、有希望的年青学者得以脱颖而出，同时使其有价值的著述得以及时面世。特为简介如上。

李新魁

1989年1月16日

目 录

罗序	(I)
严序	(IV)
李序	(VI)
0. 导言	(1)
0.1 文化与语言,人类学与语言学	(1)
0.2 文化与语言的关系评说	(4)
0.3 人类文化语言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意义	(6)
0.4 人类文化语言学的对象、范畴、理论和方法	(8)
0.5 人类文化语言学同有关学科的关系	(14)
0.6 人类文化语言学展望	(17)
1. 原始文化与语言起源	(20)
1.1 研究原始语言的意义和价值	(20)
1.2 语言起源研究述评	(22)
1.3 原始语言特征及其文化意义	(26)
2. 文字起源的人类学观察	(32)
2.1 有关文字起源的几个问题	(32)
2.2 原始记事符号的人类学意义	(34)
2.3 从早期陶符看汉字起源与文化传播	(39)
2.4 文字与宗教	(45)
3. 原始语言与原始文化社会重建	(50)

3.1	重建的意义·····	(50)
3.2	重建原始物资文化·····	(52)
3.3	重建原始精神文化·····	(60)
4.	从人类学角度看汉藏语系的划分与早期文化背景·····	(66)
4.1	语言的分类·····	(66)
4.2	历史比较法在中国的运用·····	(70)
4.3	古音构拟与方言特别语音现象研究·····	(74)
4.4	汉藏语系划分的依据·····	(81)
4.5	史前语言文化中心分布·····	(87)
4.6	有关汉藏语系属争论的几个问题讨论·····	(95)
5.	从语言推论壮侗语族与南岛语系的史前文化关系·····	(103)
5.1	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对语言学的影响·····	(103)
5.2	语言学材料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史前文化拟测·····	(105)
5.3	结语:原南岛语与百越文化·····	(123)
6.	语言变异与文化走向·····	(124)
6.1	什么是语言变异·····	(124)
6.2	语言变异现象·····	(127)
6.3	语言变异的原因·····	(133)
6.4	语言变异的发展趋势·····	(133)
6.5	语言变异与文化传统及其人类学意义·····	(134)
7.	语言模式与文化模式·····	(138)
7.1	语言模式与文化模式的关系·····	(138)
7.2	中西语言比较·····	(143)
7.3	中西语言模式与中西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	(145)

7.4	汉语特征与传统文化	(150)
8.	双语、双言与双文化现象	(153)
	——多种文化环境中的语言运用	(153)
8.1	双语、双言文化区域的人类学意义	(153)
8.2	双言(语)人语言选择的社会文化因素	(158)
8.3	双言(语)现象与双文化现象	(165)
8.4	双言文化社区调查问卷	(170)
9.	语言区域与文化区域	(173)
9.1	文化区——语言区	(173)
9.2	汉语的形成	(175)
9.3	区系文化交流的语言学证据	(184)
9.4	南北方文化区域	(192)
9.5	南方汉语特征	(194)
9.6	古印纹陶文化分区与南方诸方言区域	(205)
10.	移民社会与方言史	(209)
10.1	意义与方法	(209)
10.2	闽语与闽文化的历史层迭	(211)
10.3	客家与客家方言	(226)
11.	语言与民族	(245)
11.1	语言与民族的关系	(245)
11.2	语言识别与民族识别	(246)
11.3	语言变化与民族文化涵化	(250)
	后记	

0 导 言

0.1 文化与语言,人类学与语言学

0.1.1 文化:文化的定义很多,这里采用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给文化所下的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作为一个社会的成员所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俗及其他能力与习惯的综合体。”^①文化是知识的总和,是人们用以理解和叙述事物的模式。人类学:早期的人类学家认为: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的体质和文化的起源和原始形态的学科。如林惠祥《文化人类学》曾提出人类学的定义:“人类学是用历史的眼光研究人类及其文化的科学:包括人类的起源、种族的区分,以及物质生活、社会构造、心灵反映等的原始状况之研究。换言之,人类学便是一部人类自然史,包括史前时代与有史时代,以及野蛮民族与文明民族之研究;但其重点系在史前时代与野蛮民族。”^②这反映早期人类学重点放在史前时代和原始民族。二次大战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人类学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发展转变:一是从业余研究到专业研

① 见《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② 见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究；二是从奇风异俗研究到社会文化体制研究；三是从异文化研究转变到本文化研究；四是从书斋式研究发展到社会实际生活问题的研究；五是越来越重视人的文化方面的研究。^①根据西方人类学的内容和分科，一般如英美把人类学分为体质人类学、社会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四个分科。而人类学中的语言学西方称之为“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或“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s Anthropological)，或“人类文化语言学”(Ethnolinguistics)，这门学科是指应用人类学观点和语言学的语言学。早期的人类语言学主要是从语言角度提供文化发生发展的必要材料，尤其是提供没有文字或文字不完善的族群人类学以必要的材料。^②而现代人类文化语言学则从语言材料出发，研究与现代文化人类学相关的文化现象。

0.1.2 语言：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的定义也很多，根据语言学大师赵元任的定义，“语言是人跟人互通信息，用发音器官发出来的，成系统的行为的方式。”^③ 语言的特征，第一，它是一种自主的，有意识的行为。咳嗽、打喷嚏不是语言，情不自禁的哭或是笑不是语言，可是唤人注意的“啊、哈”[a ha]，那是语言，因为那是成心说的，是有意识的行为。第二，语言是一个人类社会的传统的机构，一种语言的产生，至少是由上千上万人的共同生活演变而成的大同小异的互通信息的方式。语言是文化的代码，是人类交际、传达信息的最重要的工具。吕叔湘认为：在上古，语言曾是人类崇拜的对象，当神物崇拜，人们用语言来祝福，用语言来诅咒、如诅咒人

① 参见陈国强《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和分科》，《人类学论丛》，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② 参见 Harry Hoiijer 《人类语言学》、《国外语言学资料》，1963年第2期。

③ 参见赵元任《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的名字,认为人名与神相通。^①即人类学上所谓“交感巫术”。这种遗风反映在古代文化上,即有所谓的避讳制度,对祖宗和长辈不能直呼其名,在后世,认为这是礼貌;在远古,这是人身保护。据人类学家调查研究,信仰名字在中国很普遍,中国人的名字非常之多,有乳名(小名),有学名(大名),有字,有号,有别号;然而乳名轻易不能被人知道,其中就有惧怕巫术的成分。中国的黑巫术,写上人的姓名与生时年月,总是越详越好,以陷人于死地,此风俗很流行,如《封神榜》上就有“呼名落马”式的迷信。古人认为名字是人的一部分,其他部分如甲、发、爪、牙、唾、人影、体印之类既可脱离身体以后被人用作“把柄”施以损害,名字自可被人用来谋陷本人。如东南亚许多少数民族都以私名为忌,不准旁人知道,或用几个名隐起真名,通用假名。^②

0.1.3 语言学:研究人类语言的学科。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是近几十年的事,它路人类学一样,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来自西方。但它却有很远的传统,很早就有所谓“小学”这一门学问,“大学”是指儒家经典上的微言大义,而小学是用来解释读懂经书的辅助性学问。传统小学有三大部分:文字、音韵、训诂。现代语言学的本质是什么?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学是研究作为心理状态的语言知识,是认识心理学的一部分,人类心理又取决于大脑的物质结构,因此,语言学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美国人类学家兼语言学家海姆斯则认为:语言是社会现象,研究语言而不管它的社会功能,是既不合理也行不通的,它不是自然科学,是社会科学,要用社会科学方法。^③

① 参见吕叔湘《语言和语言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

② 参见李安宅《巫术与语言》,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③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分册“语言学”条目。

0.2 文化与语言的关系评说

0.2.1 语言是最重要的文化信息载体,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该社会的文化的一个方面。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部分跟整体的关系。因此,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分类通常把语言学作为文化人类学的重要分支。最早注意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是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和洪堡德,真正的研究则始于人类学家博厄斯,他为研究印第安人文化,“抢救”印第安人的文化遗产、调查他们的语言,从而创立人类语言学。博厄斯强调必须在文化环境中处理语言现象和在社会背景中研究言语,把每一种语言理解为整个文化的一个方面。萨丕尔很好地继承了博厄斯的人类语言学传统,他认为: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人类语言学的特点就是对于人类行为作较为广泛的关注。^①早期人类语言学受时代局限,限于无文字记载的民族语言,人类学家为调查研究对象的文化而必须从了解他们的语言入手。现代人类文化语言学以文化为背景,范围更广博,几乎涉及到广义的现代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所有领域。

0.2.2 我国最早研究文化和语言关系的是一批早期人类学家,他们在翻译介绍国外人类学著作时,受人类语言学传统影响,注意到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并致力于此。例如李安宅编译《巫术与语言》,林惠祥研究南洋古越人语言与文化特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徐松石著《粤江流域人民史》,以地名、命名考证壮侗人文化变迁

① (美)Harry Hoijer《人类语言学》,载《语言学资料》,1963年第2期。

史,从语言角度证实古代居民生活情况,例如“汉语溯源”提出早期南北两支汉族汉语概念,“例装辞研究”,“几个普通的地名冠首字”,“壮族地名和东方地名”等章节论述古代南方壮侗族分布迁移路线。徐另著《泰族壮族粤族考》亦采用同类方法。徐的地名研究法对民族史研究有很高的价值,为后来学者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线索和借鉴。国内以语言学家身份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首推罗常培,早在40年代,他在《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的分类》一文中,就试图从语言角度给云南民族分类;他的《语言与文化》一书以大量语言事实,说明通过语言研究民族和文化以及通过民族和文化研究语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该书至今仍是研究文化与语言关系的必读书,他说:“这些都是社会学和人类学上很要紧的问题,假如我们这一尝试能够有些贡献,那就可以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①近年来,国内语言研究陷于困境,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大大落后,仅限于早期人类学家所运用的描写主义。科学规律有二类型:一是预测性,这表现在物理学上。二是解释性的,比如生物学。语言学应是解释性的,对语言现象的描写仅仅是手段,而不是语言研究的目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不满于长期以来限于纯语言形式的描写和分析的研究状况,即语言被描述为一种形式的孤立体,而讨论文化则不提说话问题;他们力图把语言跟文化连上关系,把语言置于一般文化情境中进行考察,期待建立一种新的语言观。近年来,国内所谓“文化语言学”的兴起,正是反映年青学人要求语言应该与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强烈意愿,但如何结合,应怎样建构“文化语言学”的理论体系,却至今没有解决。^②

①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大出版社,1950年版。

② 邓晓华《建立文化语言学》,载《建设中国人类学》,三联书店,1992年